

# 拒絕河蟹特刊



圖片鳴謝：P-at-Riot  
<http://www.p-at-riot.blogspot.com>

## 在爭取平反和拒絕遺忘之外

文：安徒

今年既是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八九民運二十周年，亦適逢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的日子。政治評論界有所謂「政治敏感年」的說法，因為過去近百年中國發生的大事，許多都是在逢九之年發生。

可是，在今時今日的政治氣氛底下，夏天的「五四」和「六四」紀念，大抵亦只會成為秋季「國慶」前，一段與歌功頌德的「愛國」主旋律不大協調的前奏曲。而對不少那些基本上就混淆了「五四」和「六四」的年輕之輩來說，歷史教科書上究竟有沒有交代「六四」事件，其意義可能也不外是多一個還是少一個要背誦的歷史符號。

### 五四精神、六四延續

「五四」是民國時期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為了反抗帝國主義強權瓜分中國利益而激發的抗議活動，同時，它也泛指在這次抗議之後，青年人和知識分子持續不懈地推行的「新文化運動」。貫穿著政治抗議和文化運動的精神，乃是「科學」、「民主」與「反帝」。

很顯然，當年八九民運也是受「政治敏感年」所生起的燥動，受到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感召而激發。這場運動希望再度憑藉青年學生之力，再創新時代，再進新文化，完成五四一輩數十年還未完成的民主夢。所以，我們絕對可以將「六四」視為「五

四」傳統的繼承，「八九六四」所象徵的，其實就是新時代底下的另一場「五四運動」。

可是，今天的六四紀念，焦點純然在於創傷的記憶，爭取的只是官方的「平反」。

爭取平反固然重要，抗拒遺忘也是應有之義，香港人也應以二十年來為中國承傳這燃點下去的燭光所作的努力而自豪。然而，這不應妨礙我們去反思，悼念六四的現實意義究竟是甚麼。

如果當年八九民運是意圖承繼七十年前「五四」的火炬，那我們今天要紀念和要反思的是，自「五四」就提出來的「民主」、「科學」和「反帝」，以及這些偉大價值背後的「啟蒙」精神，究竟落實了多少？

### 民主、科學與反帝

「民主」：是被統治和被剝奪的人民，經啟蒙之後，覺醒到自己原應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利，並以此向統治者討回公平的利益，重掌監察官員施政，以至參與自我自治的權力。

「科學」：是被蒙昧迷信所愚民化的心智，經啟蒙之後，覺醒到盲從附和、人云亦云的弊端，喪失獨立思考、求真精神的禍害，繼而爭取發揚理性開放的精神，培養反思批判的態度。

「反帝」：是被殖民統治所奴才化的人格，經啟蒙之後，覺醒到依附、逢迎、討好，以至狐假虎威，都是屈從於文化霸權的表現，是世界和社會政治經濟權力不平等結構的產物。要社會進步和產生真正轉變，一定要為世界「解除殖民」，改變此等廣佈全球，內及人心的不平等結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啟蒙運動，先政治而後文化，令中國舊的封建制度和近代的洋奴買辦權力結構，受到無情的揭露、批判和衝擊。青年的先鋒分子，走進社會各階層，組織工人，找尋中國社會改革的根本力量。知識分子則探索文化新資源，研討理論，改革教育，打造新時代的新文化。

七十年之後的「八九民運」，則是先文化而後政治，因為它是整個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新啟蒙」意識覺醒運動的結果。這場自七九年鄧小平「開放改革」政策實施以來，即憑藉各種渠道冒升出來的「新啟蒙運動」，由知識分子和學生帶導，意圖深化落實改革，解放思想。可是，雖然在八十年代中間，「新啟蒙思潮」數度引起不大不小的「學潮」，但總未能轉化為一種連結社會其他階層的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直至八九年悼念胡耀邦事件所激化，「四二六」社論的橫蠻無理，五月的北京才轉變成串連各地學生和民眾的民運大舞台。

所以，六四的暴力鎮壓，與其說是對

學生的鎮壓，不如說是對日漸生根發芽的「啟蒙運動」的鎮壓，對即將要遍地開花的社會運動的鎮壓。

### 遺忘六四、重陷愚昧

因此之故，如果割斷了「六四屠殺」和整個「八九民運」的關係來紀念「六四」，我們只會見樹不見林，自溺於傷感和無奈，因為我們失去了「學生運動」和「人民運動」的視野；又如果抽離了「六四」和「五四」的歷史傳承關係，我們無疑也在遺忘，令中國近代不同的仁人志士，前仆後繼地犧牲自己，所要建立和創造的是甚麼。

二十年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中國內地，啟蒙精神的伸張，每每舉步維艱，常常進一步、退兩步。「六四」悼念固然是四處遭到打壓、封殺，事實不斷被扭曲，而「五四」（雖然沒有被禁），它作為反抗運動的具體內容，亦不斷被掏空成抽離當下現實相關性的歷史陳跡，和空洞的「愛國」口號。

總的來說，六四鎮壓的社會後遺症是：奴化的人格精神、愚民的信仰教化，仍然不住的鞏固著種種統治和剝奪的社會機制。

在不知不覺間，我們不單在遺忘六四，更嚴重的是，我們在遺忘社會運動，我們更在抑壓啟蒙，重陷愚昧。

### 反抗犬儒、創造時代

中國內地，打壓人權的事件無日無之，而在香港，民主普選權利更一直被指鹿為馬，混淆視聽、有辱斯文的無理方式所刺擊、延擱——是為「民主」之恥；

兩地之間，同為一種愚民的盲目國家崇拜所支配，不顧蒼生，只求追逐偶像化的國家英雄、圖騰化的國家成就，以「愛國」為幌子，粉飾新的蒙昧主義——是為「科學」之辱；

神州上下，今日只奉行單一價值，服膺全球一體的資本邏輯，泯滅差異，踐踏理想，消除想像力，昧於世界的不公義——是為「反帝」精神的沉淪，奴化意識的再生。

「五四」與「六四」，作為永垂不朽，前後相繼的啟蒙運動，不在於它的參與者，比起後人更加成熟世故，事後孔明地說他們預知了社會趨勢，而在於歷史路向迷惘，不知前路何在的時刻，仍然努力反抗犬儒和消極，具備一種創造時代的勇氣。

只要有一天，民主仍未實現，蒙昧愚民的意識形態仍然纏繞，世界的不公義仍然存在，香港以及全中國，都會在「五四」和「六四」的遺產中，找到救贖的精神啟示。

在保守主義逆流洶湧澎湃，反智的蒙昧與迷思橫行的今日，我們更要回顧「五四」、憶想「六四」。

### 編者話

易傳有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太和也者，和諧之極致也。如何達至？各正性命，即天下萬物皆能安身立命，過其合適的生命形式也。夫今之中國，有言不能說，有理不能爭，有權不能維，有冤不能伸。何和諧之有？故只能拒絕和諧，借國內婉委語，即拒絕河蟹也。

### 河蟹社會與網絡關鍵詞

互聯網媒體的出現，擴大了言論表達的空間，國內的網民，透過論壇、網誌、社會性軟件，發表意見，傳遞訊息，造就了公民維權運動，也發揮一定政治監察的作用。例如2003年孫志剛事件，引來極大的社會回響，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07年，廈門反PX的網絡動員，成功使化工廠計劃遷離廈門。

門面上，中國政府表現得很尊重民意，溫家寶與胡錦濤都公開與網民線上對話，但現實上卻透過諸多政策以言入罪，譬如說近年就出現多宗地方政府控告網民誹謗政府案。與此同時，宣傳單位又透過全國性的關鍵詞過濾系統，阻截網民就某些政治敏感話題的討論，譬如說「六四」、「法輪功」、「共產黨」等，均被過濾了。此外，國內的網站均要嚴格遵守宣傳單位的指引來查禁和倡導民意。

在網絡文字獄的環境下，網民只能以隱晦的語言的方式去表達意見。[見後頁]

文：阿鵝

# 西藏，你為何不高興？

文：陳軍

西藏問題在國內是一個極易招致極端情緒反應的話題，立場接近官方的論者每多力舉西藏原教合一制的野蠻落後及迷信，故此，中共只是解放被勞役的奴隸；這或許是事實的一部份，但仍無法用來否定另一事實：即使是當年參與共軍、助他們入藏「解放」西藏，並加入共黨成為幹部的藏人（當中甚而包括多位佛教僧人），乃至被「解放」的前農奴，這些人的個人價值觀及文化認同，從未放棄過傳統以佛教為核心的藏族世界觀。

以下筆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對當代國、內外藏族在文教學術處境上差異的一些觀察，並試圖從文化身份日漸成危的角度，探討造成西藏問題的一些原因。

首先，從較宏觀的視野來看，中共建政之初，在地方行政劃分上，將傳統安多、康區兩個藏區劃入青、甘、滇、川四省內，作為省級以下的地方單位，目的在於用行政手段削弱傳統藏區的文化一體感，此一安排只著眼於統治上的方便，而沒有正視區域族群歷史、文化、宗教、語言的共同性，甚至在經濟上來看，藏區確實自成體系。雖然表面上官方一直視達賴所提的「大藏區」概念等同藏獨，而力加排斥，但2008年的藏區暴亂，四省藏區的激烈程度比西藏自治區尤有過之。事後，中國政府首次在中央國務院層級擬定所謂「五省藏區一盤棋」為原則的治理方案，溫家寶總理並於2008年10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中通過，這無疑默認了一點：起碼在非政治性的議題上，「大藏區」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不正視此點，藏區難得安寧。

造成中共政權與藏族之間嚴重對立的另一元素是宗教。1959年中共與藏族爆發軍事衝突，由事件結束後，到八零年代中期為止的廿餘年

間，整個佛教僧團體制及經院佛學的傳統等皆被徹底消滅，這是在過千年的西藏佛教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空前災難。儘管八零年代壓制程度放緩後，僧團及寺院體制表面上略為恢復，但僧團難以維持知識階層世代交替的經院學體制遠未重建，從而造成有志於學的僧人苦無出路，而一般僧人則紀律鬆弛。經院學體制被中斷廿餘年後，在1986年勉強恢復了全藏佛教經院學考試，但舉辦了兩屆後又再度被藉故強行禁制，直至2004年才再度恢復。

## 宗教：從視為迷信到視為商品

中共在處理西藏寺院的問題上，其無知之處在於只知依馬列教條，反智地視寺院為封建迷信的場所，無知於寺院是任何傳統宗教社會的文化及知識的主要載體。例如日本、泰國、韓國、及斯里蘭卡等其他以佛教為主要文化傳統的國家，在其面對現代的衝擊時，早已不同程度地轉化佛教傳統。這些國家有豐富可資借鑒的轉型經驗，一方面既繼承傳統文化及價值，另一方面亦向現代文明及其他文化開放，建互動的關係，不必然與現代世界不相容。

中共自己的西藏問題智囊成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植榮教授認為，藏區寺院應儘量回歸傳統，恢復經院化，去政治化。在歷次騷亂中，寺院僧侶都是主要源頭，這與中共的管理缺陷有關。張植榮特別指出，西藏寺院僧人的政治化，事實上就是源自中共於寺院強制執行政治教育或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有關，它的作用恰恰適得其反。因此他認為應該讓藏傳佛教寺院回歸經院傳統，建立嚴格的僧侶選錄制度，使僧侶不再關心政治，只關心宗教哲學問題。

中共清楚明白，自己長期被國外藏人和國際社會批評為強硬壓制藏人宗教自由，只會加深其於國際社會的反面形象；而另一方面，官方考慮到西藏作為旅遊業可能帶來的巨大經濟收入。故此，在維持一定程度的強硬鎮壓外，也容忍寺院僧人的存在，但是，政府卻使用市場經濟及世俗娛樂推進它的世俗化。例如，以僧人也需要世俗娛樂的名義，不顧寺院領袖的強烈反對，強行在寺院發放好萊塢影片，令僧人出席；大力促進西藏傳統學問寺作為旅遊業所謂的「觀光景點」，把教育中心變成主要是為了觀光業的遊樂場，把僧人作為傳統受教育階層變成觀光業從業員。

## 西藏問題？政府自己的問題！

然而意想不到的，2008拉薩暴亂可能是這項政策間接帶來的影響與後果。在實行以上世俗化寺院管理政策後，中共故意支持無德無學，僅會招商引資的僧人就寺院高位，破壞數百年來僅由有合理德學，有經院高等學位的僧人管理寺院的傳統。張植榮教授特別提及，僧侶經考試制度荒廢多年，間接做成大量流僧，這亦成為最難管理的新現象。流僧依附寺院周圍，居無定所，寺院與派出所也無紀錄，他們成為西藏騷亂的主力。根據張的分析，我們甚而可以進一步作結論，其中一導致這個騷亂的主要起因，實際上是來自中共近年以低僧侶宗教水準為治藏策略之一所自種的惡果。

中共每多藉口藏文只用於宗教信仰，正窒礙它於西藏的發展，這種看法視藏文及其文化內容為與現代化是敵我不相容的，故視放棄藏文乃「進步」所應付之代價。然而海外藏

族的經驗卻為國內藏族作出正面的示範，說明藏族完全可以在不必放棄及否定自身語言文化的情況下同時能向外來文化開放，其效果不但並不相互排斥衝突，甚而有助於藏人透過走出自身的傳統而回顧之、豐富之。

另一應該注意的是，2008春的西藏事件後，有兩件事與武裝部隊將在西藏事務的角色有關的。

首先，中共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由原八席增加五席，武裝員警部隊最高指揮官首次進入中共藏務最高決策小組；其次，事後當局加快速度通過《武裝員警法》。中共的武裝員警部隊並不是一般意義下的員警，實際上他們是輕裝步兵，完全是軍隊編制及接受軍事訓練，專門在內部衝突中擔任準軍事的武裝任務，換言之，就是對付各種地方民變，特別是鎮壓少數民族動亂。一直以來，這支軍隊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平時受國務院國防部管理，戰時受中共解放軍總參部指揮及調度，因此向來它在調度及執法上，不能完全同公安員警一樣方便，可以直接介入平民生活。但《武裝員警法》通過以後，給予軍隊在平時以員警的權力與方便，為擁有軍事力量的武裝員警大開方便之門。這兩件事被認為是在未來西藏政策上，加強強硬路線的跡像。此動向是否有助於正面而有建設性地解決西藏問題，令極度不信任中國官方的藏民接受統治，實為一大疑問。

中國官方樹立達賴為個人鬧事的麻煩製造者形象，轉移治藏政策的問題，但是通過上述的探討，可見西藏問題不會在達賴喇嘛死後消失，因為問題的根本不是達賴個人，是中共西藏政策的不合理，這是造成問題的土壤，政策一天不改，一天繼續不合理，西藏定永無寧日，有否達賴根本不是問題。



關鍵詞

關鍵詞

## 草泥馬／十大神獸——反反低俗運動

草泥馬的諧音是普通話「操你媽」。話說2009年初，中國政府展開了網絡反低俗的嚴打運動，除了一些色情內容，亦關閉了很多政治評論的網站，如「牛博網」，一些網上討論組亦被迫關閉。另一邊廂，「草泥馬」卻於網上的視頻和討論組中大為流行，大家為這傳說中的「神獸」創作歷史，其中一個視頻「草泥馬之歌」透過童聲唱出「草泥馬」的故事：「草泥馬」生活在「馬拉戈壁」（媽的B）沙漠，其類以為生的「臥草」（惡操）被「河蟹」吃光，「草泥馬」奮起迎戰「河蟹」。「草

泥馬」的廣為流傳，被視為網民奮起，以徹底的低俗對抗網絡審查，最後New York Times等國外媒體報導了事件，「草泥馬」被「河蟹」，youtube亦一度被封兩天。



## 河蟹——和諧

和諧社會是胡溫於2004年提出的社會管理方針，以人本的態度，處理階級和社會矛盾。然而，在實質運作上，則是壓制一些敏感和矛盾的言論，包括以關鍵詞的方式屏閉，透過網絡管理刪除文章和評論等。網民遇上自己的言論被壓制，會說自己「被和諧了」。後來，「被和諧」又變成了要屏蔽的字眼，結果網民以「河蟹」和取代「和諧」，和諧社會變成「河蟹社會」。





# 父母們，不要膽怯

——從呂大樂〈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一文談起

文：鄧小樺

著名學者呂大樂今年離開中大，回到母校港大社會學系做系主任。臨別秋波是在港大學生會主席陳一諤被公投下台之後，發表了一篇〈是否需要立即狠批陳一諤〉（下稱〈立即〉）。文章肯定自己的社會學者身分，要求外人要有耐性讓大學生自己解決「內部」問題，又說立場鮮明的狠批減少辯論空間，更指狠批是「脫離年輕人的語境」。用網上慣用語彙來說，文章令許多呂大樂的讀者都無語了。

## 乖的「耐性」

陳一諤發表質疑六四、鎮壓只「係有少少問題」的言論，事件之所以牽連廣泛，完全是因為他是港大學生會會長的身份，某程度上代表港大學生。大學生的政治意見，已經很少沒有被這個社會重視過。近年社會常以日益收窄的道德標準、急功近利的求職眼光、感官先行的民粹手段來規限和批鬥大學生，學者和文化人往往會說「給大學生一點空間」，去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然而難得這次社會注意的是大學生在六四事件這種與社會和歷史掛鉤的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呂大樂卻認為事件的主體既在大學校園，陳一諤的評價應主要由港大同學來決定，叫旁人給予空間，感覺就有點一廂情願。如果平時以「給大學生空間」來為大學生的先鋒性行為護航是慈愛，那麼這次大學生代表的政治立場令社會失望，再迴護之就不免給人接近溺愛的感覺。九十年代以來，「大學象牙塔被打破」已被宣稱過無數次，除了港大內覺得自己對六四的立場無人理解的那部分同學、和部分愛生心切的老師（例如另一位我心愛的作家陳惜姿），我很難想像有多少人會同意呂大樂所要求的耐性。

而這種耐性也是頗卑劣的。〈立即〉文中似乎建議大家不要為陳一諤的言論而諸多動作，「應該想想之前為什麼未能有效在校園傳播相關信息，或之後有何補救辦法，而不是試圖阻止那自己難以接受的情況（例如年輕學生對六四事件的關注逐年減少）暴露於大眾面前。」在「之前」和「之後」之間的「當下」，我們該幹什麼好？

更卑劣的是，〈立即〉，是刊在陳一諤被罷免後，不知是專欄排期所致，還是作者不想對陳一諤罷免過程有明顯取態。但對於一般不留心細節內情的讀者而言，實在覺得〈立即〉很不立即。避過了事態最緊張的關頭，不錯會少了劍拔弩張的壓力，但也會令文章的意義減損。與當時事態抱持太遠的距離，文章很容易變成重複萬試萬靈的普世原則。以致我聽到不止一個呂氏粉絲悶悶道，這篇文章為什麼不寫短一半？

老實說，對陳一諤言論感到憤慨而忍不住狠批的人，不見得會反對呂大樂「以理服人」的立場。六四事件牽動大部分香港人，是因為它已經碰觸一些基本道德底線，例如「不可殺人」、「誠實」。當有人認為軍隊屠殺平民只是「有些問題」，又或者「殺平民的政府都有苦衷」，這是不分是非輕重。連別人的生命都不重視的人，歷來不乏會被社群驅逐的例子。筆者見此，何嘗不心痛。然而為何會走到這樣一步？是不是我們在兒童及青少年教育時出了問題，連要孩子尊重平民的生命都很難開口？呂大樂的父親形象一度聞名香港文化界，〈立即〉便更讓我想到教育。

## 把什麼傳給下一代

某些關心六四的人有種潛在的心虛。年長一輩習慣政治冷感，自己認定年輕人一定會對有關政治和歷史的東西興趣缺缺，而改變這種興趣缺缺就是勉強了年輕人。報章報導，一位母親向唸小學的孩子講述六四歷史，被朋友批評為「自私」。如果把自己的信念和心結、集體的傷痛和歷史傳給下一代是「自私」，那麼我們除了金錢和物質，還有什麼可以傳給下一代呢？反過來說，如果避免把任何具公共性的（國家、歷史、政治、社會）關懷傳給下一代，那麼下一代有什麼可能不自私？

現在同學學習專題短講、小組辯論等考試模式，但有需要讓他們知道，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如一張寫著題目的紙條那樣無重量。如果說討論時不要攻擊人格是文明的表現，那麼尊重傷痛也更是

必要的文明表現。比如說，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老人家那種痛恨日本的感情，年輕哈日一代的確未必理解、未必有興趣，但年輕的哈日一代難道會走去輕蔑地對老人家說：「你怎知香港淪陷時是香港人死得多還是日本人死得多？你怎知不是中國先做錯了事，日本才會來打中國？」出現大量肆無忌憚的輕蔑，就代表「成功引起大眾興趣、傳承六四」？

沒興趣不一定會導致不尊重事實和放棄道德原則。只有在尊重基本事實、認同基本道德原則的基礎上，才能討論歷史。傳承和宣揚六四，也絕不能放下以上原則。在一種所謂「迎合年輕人」的大前提下，立場清晰、批判犀利、願意談是非對錯，願意直指某些論調的站不住腳，就好像會「嚇壞年輕人」、「傷害傳承」了。但誠如陳景輝所說，「傳承」是有內容的，而不是空無一物的游談無根（「什麼都可討論」）；如果要否定昭昭史實才能開展討論，本身就是破壞傳承。

## 父母們，不要膽怯

八九年許多市民都買了很多資料冊、畫冊、相集，拼命收集資料，大概現在還在家裡，不想翻看、未敢扔掉。這些東西，不就是用來對峙遺忘和謊言的嗎？它們本來就是為了要在個人軟弱動搖的時刻，以事實提供力量，呼召自己當年的道德勇氣的。當真正要傳給下一代的時候，父母們不要膽怯。

我也恰如熱愛世俗、輕快的人，多談自由與興趣，少談道德。我只有很少很少的道德原則，願意當眾大聲說出來。比如，不可殺人（從哲學範疇來說，最不道德的是折磨（torture））。孟子說，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以中國經濟發展去作為政權屠殺平民的藉口，是見利忘義。難道為了避免下一代的反彈，就連「不可殺人」都不和他們說嗎？

呂大樂說評論人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愈來愈跟年輕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逐漸失去了說服力」。我的看法則相反，近年立場鮮明的評論的市場一直成長，愈來愈穩固，超乎我的想像。近年「什麼都可以辯論」從一種不分明辨是非的折衷（middle ground），逐漸惡化成一種範疇混亂（混淆fact and point）式溫吞。許多人把理性掛在口邊，但諸多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令到比較有洞察力的年輕學生愈來愈傾向立場鮮明的姿態和論述。在下有一篇博客文章〈可以繼續不斷重述六四事件，但不用再支持陳一諤了〉，其實沒什麼新論點，只是其是非其非有話直說，在google page的轉載題竟逾七頁，在下也始料不及（只能後悔沒好好寫）。也許某些人無法接受的是，無論是操持草根語言還是學術語言，立場鮮明的激進論已經愈來愈有市場——而這種得到市場，有賴香港社會的凝滯和萬事不可能，有賴嬰兒潮的操持大局。

## 某些事情只能讓留下來的白頭人對黑頭人口耳相傳



創作：花苑

《那天之後》系列八之四〈某些事情〉  
（單色 麻膠版畫 11.5x7.6cm）

## 拒絕河蟹特刊·出版資料

製作：Inmediak.net、獨立媒體（香港）

聯絡：Inmediaknet@gmail.com

版權聲明：本刊物以共享創意協議（Creative Commons License）非商業、引用出處條款流通。

責任編輯：Fred、阿丙

鳴謝：P-at-riot、安徒、林月、林藹雲、花苑、陳軍、陳浩倫、葉蔭聰、葉寶琳、鄧小樺

排版：謝復盈、阿邊個

出版日期：2009年6月

## 獨立媒體五周年： 每月一、二百， 撐本地獨立發聲平台！

不經不覺，獨立媒體（香港）已成立了五年。自零四年開始，我們推動民間記者的實踐，經營香港獨立媒體網這個自主發聲的平台。我們的民間記者，多年來積極以報導的形式，介入社會運動，包括零五年的反世貿集會、天星皇后保育運動、反查禁。每年六四、七一，我們都會派發特刊，回應和探索中港的社會、政治議題。

此外，社團亦促進亞洲區內（尤其是華語地區）、獨立媒體組織的交流，探索民間媒體與民主和社會運動的結連。我們又幫助推動「共享創意」授權於香港的落實，抗衡知識的壟斷。

我們主要的經費，來自個人每月的小額捐款，目前我們大概有一百多個捐款者，僅足夠辦公室的租金、網站空間和

整修，以及一個半職的行政人員，若我們更積極地推動民間報導、媒體教育和議題倡議，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

希望各位能每月捐一、二百，撐起這個本地獨立發聲平台！

每月小額捐款的方法見：

<http://www.inmediak.net/donate>

亦可透過支票和銀行直接過戶捐款，支票抬頭請寫「Hong Kong In-media」（連同電郵地址）寄往「元朗派遞局郵政信箱1047號（葉蔭聰收）」。直接過戶的，請轉賬至恒生銀行：221-543853-001，煩請把入數紙（連同電郵地址）寄給我們，以作紀錄。

我們大約每季/每半年都會向捐款人匯報財政和工作進度。

網絡獨立媒體的出現，與地方的政治和民主運動息息相關，香港的能源來自九七後對民主的訴求，中國繼承著七十年代民主牆和八九六四對民主自由的追求，馬來西亞反對內安法，而台灣則由早期反國民黨專政演變為社運媒體。

《草根不盡》是一場運動對話的整理，希望華語地區的獨立媒體發展，能於在地政治運動中承先啟後。這本書的中英文版，皆能於 [interlocals.net](http://interlocals.net) 免費下載。

我們希望圖書館和機構組織能購買印刷版（全書四色印製），以支持我們日後的相關出版工作，希望大家能建議所屬機構訂購。個人訂購（連掛號郵費）港幣\$200，機構訂購（連掛號郵費）港幣\$300。訂購表格可到 [scribd.com](http://scribd.com) 下載。

查詢和訂購，可電郵至：

[interlocals.net@gmail.com](mailto:interlocals.net@gmail.com)



華語地區獨立媒體年報  
草根不盡